

长篇历史小说

温亚军 著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梁启超先生称左宗棠为「五百年来第一伟人」！
谁能保我疆土，惟有左大将军！

长篇历史小说

温亚军 著

左宗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风烈/温亚军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7. 10
ISBN 978 - 7 - 5039 - 3401 - 8

I. 西... II. 温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5584 号

西风烈

著 者 温亚军
责任编辑 任肖兵
责任校对 张 莉
封面设计 唐东仔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 64813345 64813346 (总编室)
(010) 64813384 64813385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20 × 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8 插图 20
字 数 390 千字
印 数 6000 册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39 - 3401 - 8/I · 1585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

引子

同治三年夏，新疆喀什噶尔的塔米力克行政官员克伯克，在俄国分裂分子的煽动下，突然起兵攻打喀什噶尔，妄图夺取政权，自立汗国。反旗一举，即遭到维吾尔族民众的强烈反对，当地官兵奋力镇压，一场混战拉开了序幕。

炮声隆隆，杀声震天，白刃相交，尸体遍野，喀什噶尔城外的吐曼河像日头落进了河里，水已不再透明，而是一片血红。

吐曼河成了一条血水流淌的河流。在一些靠岸边的水洼里，血丝或浓或淡，在石块和草根下面，挂着一缕缕毛发，一具具泛着血沫的尸体随着水浪，起起伏伏，隐隐可见……

一方风动，四面响应。

一时间，新疆各地暴动风起云涌，和田、库车、乌鲁木齐、伊犁等地纷纷扯旗呼



喊，互相攻伐，新疆瞬时陷入了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。

一向对新疆虎视眈眈的中亚浩罕国趁机发兵数十万，以浩罕国军政要员阿古柏为首的强大势力趁乱入侵，一路浑水摸鱼。六年之间，阿古柏在新疆的武力侵占达到了顶点，整个南疆和北疆部分地区处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。

同时，英国、俄国也伸出魔爪，趁乱想控制阿古柏，向其提供大量军火，阿古柏更加猖獗，对新疆各族民众进行血腥的军事独裁统治，所到之处，烧杀掠夺，奸淫残暴，屠杀民众达四万余人，幸存的群众不堪其扰，四处逃荒避难。数万难民拖儿带女，饥寒交加，哭天喊地，饿殍遍野，其状惨不忍睹。

满清王朝置新疆危机于不顾，慈禧太后与亲子同治帝争权不休，一派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卖国权贵大臣，进奏谗言，主张放弃新疆，任列强侵占；一派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的爱国将领，一再奏请朝廷，力主西征，规复新疆，还中华疆土，救受苦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

然，朝廷内乱外患，听之任之，一拖再拖，两股势力各不相让，新疆危急困境越陷越深……



第一章

晚秋。肃州城。

临时陕甘总督衙门。一阵强劲的秋风挟着枯叶匆匆刮过。

陕甘总督左宗棠望着窗外萧杀的秋景，愣怔了一会儿，把目光收回投到案头上的一大堆文书上，他的心抽紧了，目光似烫了一下，赶紧移开。那些是兵部发来的一封封咨文，全是有关新疆失陷和新遇难群众的详细公文，它们像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横陈在他的眼前，使他不忍目睹。

每当看到这些咨文，他仿佛看到一个个恐怖的杀戮场面，一群面目狰狞的匪徒正在追逐砍杀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，哭叫声响成一片，一股股浓烈的血腥味向他扑来。这个久经沙场闻惯了硝烟味的大帅也为之心寒。

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……

驱逐列强，规复新疆的主张，已在左宗棠的脑子里整整筹划了三年。

左宗棠决心挂帅西征的奏请，已经不下十次了，但朝廷至今没有降下谕旨，明确进军新疆的举动。为此，左宗棠处心积虑，疾病丛生，腰部酸痛麻木，筋络不舒，心血耗散，身体每况愈下。

攻陷肃州城后，陕甘平叛大捷，万名将士欢呼雀跃、庆贺胜利的时候，左宗棠却对部下说：“我年逾六十，秋劳之后，衰态日增，已近暮年，心中疾痼，惟有新疆没复，迄未大伸挞伐，张我国威，还我疆域，我死不足惜，实难瞑目啊。”

“季高心患，我等皆有同感，你何必这么悲观，出此言呢？”左宗棠的诤友，得力幕府虞绍南说，“身患小疾，不日可愈，千万不要胡思乱想。”

虞绍南深知左宗棠的心情，朝廷的态度，确实叫人心焦，但他不忍心看着左宗棠这般悲痛。

“绍南，不是我悲观，朝廷内乱，置新疆受苦受难民众于不顾，千千万万父老兄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时下情势，叫我心力交瘁，身体确实一天不及一天了。”左宗棠抚摸着花白的短须，目光黯然地说道。

虞绍南望着一脸倦容的左宗棠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季高，我看你是操劳过度、疲乏引起的不舒，我叫人喊周医师来，给你把把脉，开几服药调剂一下就没事了。”

左宗棠摆摆手：“免了，我没那么金贵。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屯兵养马，一边休整操练，一边恢复肃州的日常。我这个陕甘总督只知带兵打仗，缺少吏治，安抚百姓，对不起父老乡亲啊。”

虞绍南说：“季高何出此言？西北黎民遭数年战荒，现在总可以过安生日子了，这就是最大的抚慰，你不必心怀愧疚。至于练兵之事，尽可放心，湘军将领个个英勇，足智多谋，多年的征战夺城都无惧色，还能耽误了练兵？”

众部将也纷纷表态。

左宗棠心里略宽慰了些，抚摸着胡须，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毅斋省亲回湘，也快回来了，前几天他给我来信，说把他叔父的后事处理好，家里安顿消停，即返回。我琢磨着，叫毅斋挑募数千勇丁，以补老残，为日后西征规复新疆，早做准备。”

虞绍南说：“季高想得周全，早备无患，这事就交给我办吧，我马上给毅斋写信，你就好好休养一下吧。”

左宗棠却挥了挥手：“我没事，无需休养，还是我亲自写回信吧。”

黑夜降临，一切淹没在夜色之中，荒山两边的线条渐趋朦胧，只留下漆黑一团。然而，这一切虽不可见，却依然蕴含在夜色之中，尽管色彩已被吞噬，房屋上的窗户也不复显现，它们却更深沉地存在着，表现出阳光下无从传递的意境，各种事物的烦恼及悬念，在黑暗中凝聚在一起，挤成一团，黑夜夺去了黎明带给人们的宽慰。当曙光洗净四壁的黑暗，照出每个窗户，驱散田野上的薄雾，照见那些巡逻的兵勇正在缓缓行走时，一切事物重又整整齐齐地呈现在眼前，死了的夜晚，又复活了。

夜对于左宗棠来说，是痛苦难熬的。他睡不着，根本就不能闭上眼，只要一闭眼，他的眼前全是荒草一样伸向天空的手臂，那些手臂鲜血淋淋，在做无助的挣扎，他的心被这些手攥着，越来越紧……

每当这时，他都专注于一个实质性的目标——西征，无论状况如何，他的全部精力都会被引入这个设想中去。

左宗棠倒背着手，在书房里走来走去，一夜没睡。直到天亮，他才坐下给刘锦棠写信。

刘锦棠即毅斋，湖南湘乡人，叔父刘松山，是前湘军总统领，原是曾国藩部下大将，当年左宗棠奉旨调任陕甘总督时，曾国藩增援给左宗棠的一员猛将。刘松山在同治九年攻陷金积堡时，被诈降的叛贼马化隆诱毙，刘锦棠接替叔父湘军统领之职，有叔父大将风范，屡立奇功，同治十年，被授予方骑尉世职，赏穿黄马褂。西北平叛后期，报朝廷恩准，护送叔父刘松山遗骨回湘乡安葬省假。

如今，刘锦棠是左宗棠麾下最得力的大将军，是他最信赖的左右手。他在致刘锦棠的信中写道：

弟拟本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返湘。今西域局势日迫，俄人侵占伊犁，无归还之意。兹复窥吾西陲，蓄谋已久，发机又速，不能不急为之备，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，然亦非不可制者，审时度势，俄人非他人所能了。既有此变，西顾正殷，断难遽萌远走，当与此虏周旋，急举替人，为异时计，想阁下当知我心身。阁下假期将满，欲返，希即挑募数千，于近期率以西行。

把写给刘锦棠的信送走后的十几天里，左宗棠情绪稳定了许多，他思考新疆的局势与朝廷的态度，新疆规复刻不容缓，朝廷一直举棋不定，还不是那些满族权贵出于世代相承的民族猜忌心理，一向把新疆视为满洲贵族的“禁脔”，不容汉族官员染指。一开始，新疆从同治三年被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利用叛乱分子的力





量,打着军事援助的幌子,夺取了喀什噶尔政权以来,到同治九年,六年时间夺得了新疆南北八府。同治六年,沙俄又侵占了伊犁,以向伊犁割据政权索要反俄的哈萨克首领为借口,大量出兵,吞占伊犁。然清廷却把兵权交给景廉、金顺诸满洲世仆,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竟盘踞在远离千里之外的甘肃高台,不出关署理吏政,简直叫人不可理喻。

但面对目前局势,左宗棠却有力出不上,这也是他的心病。一想到这些,他的心里又似火焚。

当年林则徐有诗云: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。”凭着一腔忠诚的热血,死在赴广西的路上,留下了千古忠贞的佳话。

“不行,”左宗棠心里说道,“我可不能坐等朝廷上谕,让新疆控制在贼人手中,黎民百姓遭受列强蹂躏。我要像林文忠公那样,一心为国,不让大清的疆域就这样眼睁睁地遭列强践踏。”

左宗棠当即起草奏折,他在奏折中写道:

臣本是一介书生,辱蒙两朝殊恩,高位显爵,久为生平梦想不到,岂思立功边域,觐望恩施,况臣年已六十有五,正苦日暮途长,及不自忖量,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,虽至愚极陋,亦不出此。

起好奏稿,左宗棠叫虞绍南看了,虞绍南看后无非议,便抄了。拜发后,左宗棠心里已乱极,思忖再三,还是把自己心里想了一夜的想法告诉了虞绍南。

“绍南,我想舆梓发肃州。”

虞绍南一惊:“季高,你想抬棺进兵?”

左宗棠冷静地说:“只有这样,朝廷才相信我规复新疆的决心。”

“这……似乎不吉利?”

“自古人生谁无死?”左宗棠哈哈大笑道,“我已日暮,离那天不远了。”

“不要乱说,季高。”

“我没乱说,”左宗棠说,“我已妻死子亡,也该给自己准备一副寿材(棺材)了。”

左宗棠的夫人贻端已于打平凉那年病亡。大儿子孝威从湘阴赶到平凉将这个噩耗告诉了他,当时他不禁潸然泪下,噙泪给亡妻写了墓志铭。

左宗棠二十一岁成亲,因家贫,入赘于湘潭妻家。夫人贻端自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,颇有才气,诗词歌赋,不亚于左宗棠。夫妇俩暇时以诗词唱和,有时相与谈

史。左宗棠有记不起的时候，夫人随即拿书翻开，十之八九不会错。自从左宗棠四十岁出道后，夫妻尽管聚少离多，但两心相悦，情实难忘。他一直为有一个贤淑慧达的夫人而深感自豪，可夫人没有享上清福，先他去了，心中的哀痛可想而知。时间不长，儿子孝威也病丧，又添新痛，左宗棠当时痛不欲生，虽军务一忙，痛就淡了，但失妻亡子的悲痛一直萦绕在他心头，现在一提起，他的心又抽得厉害，眼眶湿了。

虞绍南看着左宗棠的表情，心里也不是个味儿，望着他花白的胡须，轻轻叫了声“季高”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左宗棠自觉失态，忙换了一副表情，强做出一种平静的音调说：“绍南，你认为呢？”

虞绍南顿了顿，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说服过你？”

左宗棠听后哈哈笑了几声。他的笑声虞绍南听了，心里更难受。

“这样吧，”虞绍南说，“这件事由我来办。”

左宗棠挥了挥手：“这算是我一生中最后的大事了，得亲自去选看。我们一起去吧。”

虞绍南叫上亲兵都力和几个亲兵营的兵勇，赶上一辆马车，来到肃州城边一个叫“酸心”的棺材铺。

棺材铺老板见来了生意，忙上前招呼，一看是军爷，认为是来了大宗生意，忙招呼着把客人带到后院。

后院棚屋下，放着两排黑漆棺材，老板用手抹着上面的尘土说：“几位军爷，这都是上等的红松木做的，是三寸厚的木料，保证永不腐朽。”

虞绍南上前用手指敲了敲棺盖，说：“你满口胡言，这明明是白杨，却冒充红松，至多就是个两寸半厚。”

老板一惊，一对眯缝眼眨了眨：“军爷，您老冤枉小人了，这的确是红松木，料厚三寸。只是这棺盖嘛，是两寸半的。”

虞绍南又敲了敲棺身，说：“不管是两寸半还是三寸，这料反正不是红松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老板盯着虞绍南问道。

虞绍南说：“红松是木中上品，敲击会发出脆音，而你的棺材是白杨木的，是钝音，你听。”

说着又敲了一下棺盖。果然声音木钝。

老板脸就红了，见碰上了行家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军爷饶命，小人也只是管卖，不管做，我上人家的当了。”



虞绍南把眼一瞪：“快带我们去看上等棺木，别再耍手段了。”

老板答了声“是”，正要走，身后一个声音说道：

“军爷眼拙，所需上等棺木，眼前的便是。”

众人回头一看，见是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老者站在那里。

棺材铺老板忙走过去，推着老者：“老叫花，你又来了，快走开，别胡言乱语，小心我打你。”

老者拨开老板的手说：“我说你白长一对狗眼，总看着我我是个老叫花子，宝贝放在你眼前，你也会看成狗屎。”

老板大怒，挥手要打老者。

虞绍南制止住老板：“不要胡来，且听他说说看。”

老者瞪了老板一眼，走上前来，用手指敲了敲棺盖，说：“军爷有所不知，这便是上等红松木，只因长在天山深处，常年被积雪所困，故浸润了冰雪的精气，声音就不脆了，但经受了严寒日积月累的熏染，木质如瓷，做成棺木，入土不朽，是上上等棺木。”

一直没吭气的左宗棠，这时开口问：“真是天山上的红松？”

老者抚着一把雪白的胡须说：“果然。”

左宗棠一怔，问：“天山地处新疆腹地，贫瘠而固石，能长出这等松木？”

老者道：“全是传闻，天山乃神山，高处与天接合，凝天地之灵气，咏冰雪之韵律，生天下之奇材。”

“你怎知道？”

“老夫乃一生无目的流浪，走遍山川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”老者答道。

左宗棠打量了一下老者，只见他衣衫破烂，但无污迹，一头乱发白如雪丝，尤其是下巴上的胡须，白得纯净而轻盈，根本不像个要饭的叫花子。不由得心里暗叹，此人超尘拔俗，一定有些来头。

左宗棠回头看了眼虞绍南。

虞绍南也正望着他。

棺材铺老板却说：“别听他胡说，他是个要饭的无赖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上等的柏木、柳木棺材。”

说着，老板要带路去后面库房。

虞绍南一听有柳木的，心里一动，对左宗棠说：“季高，还有柳木的。”

左宗棠微微笑了笑说：“别急。”他心里明白，虞绍南深知他对柳木的特殊感情。他前半生住在柳庄，植柳不下万株，到了西北，总督陕甘，见西北荒地连绵，缺



水少肥，他号召将士，广植柳树，仗打到哪里，就将柳树植到哪里，把那种不挑土质水劣的柳树植了一路。他喜爱柳树的生存能力，对柳树特别钟爱。

这时，老者说：“别听老板乱语，他根本不认得木料，只顾挣钱，以次充好。他哪里有什么柳木棺材，那些都是杨木罢了。油漆时，加多了瓷灰、夏布，看似胶粘美观，实质是下脚料。”

棺材铺老板要怒，被左宗棠打断：“请问老人家高姓大名？”

老者哈哈一笑：“他们叫我老叫花子。”

虞绍南说：“别自嘲了。”

老者说：“我就叫老叫花子，别无姓名，你们也叫我老叫花子吧。”

左宗棠抚须一笑：“老人家，人起名就是给人叫的，何必要隐忍呢。”



老者仰天一笑：“这位军爷好笑，像我这种人，又何需隐需忍？我生来多难，一生贫困，连吃饭都得伸手乞讨，还有什么事看不开呢。”

看来是碰上怪人了。左宗棠心想着，便有意问道：“老人家，依你之见，我这棺木，应该买哪种好呢？”

老者抚须，道：“军爷此言差矣，以你之貌，非金丝楠木不居，你今日买棺，不是你来日的寿终之材。你买这棺只是为心，可你心未死，只是为公，与私无干。”

左宗棠吃了一惊，知是碰上奇人，心里思忖了一下，说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老者顿了顿，说：“天有五星，地有五行，天分星宿，地列山川，然气行于地，地丽于天，因行察气，以立人纪。以你之身，供其之心，即星也，星落天下，即心归身，你不是此地之躯，也不是此地之上的星，绝不会落在这里。”

左宗棠说：“那么，我这棺材，是买还是不买？”

老者答道：“买。但买是运，买也是不幸。”

“怎讲？”

“买则有用，买则惹祸。”

“最后呢？”

“最后，”老者说道，“用过躲祸，祸过运来，最后就没用了，只好给我这个老叫花寿终了。”

亲兵都力听着，大喝一声：“放肆！”

左宗棠忙止住都力：“不得无礼。”左宗棠对相命玄学不是太信，听老者一番言论，知道此人精通相术，一通天地玄学使他觉得有趣，至于他说的是祸是运，他不太信，但凭着一番奇论怪谈，他对老人很感兴趣。于是，他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不妨多买一副棺材，送你留用。”

老者哈哈大笑：“多余。你的就是我的，等我用时，自然会去。”

左宗棠也哈哈笑了起来，叫过老板，吩咐：“就买院子里的吧。”

老者说声“最好”，自顾走了。

二

因为朝廷没有正式上谕，只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，在等待的时候，他以陕甘总督的身份下令各州府，利用平叛息宁之日，开始屯田。他还要求各路驻军就地屯田，以资军供，减少地方供给，也可积粮，为日后进军新疆备用。

屯田的想法得到州府官员们的称赞，却引起一些将士的非议，说什么军士是

打仗的，不是种地的，自古军粮供应来自地方粮道，兵去屯田，减省了地方供给，成了什么？

左宗棠收到不少这类的上书后，召集了一次三军将领会议。他说：“屯政始于汉代，有军屯、民屯。汉武帝在西域屯田，宣帝时赵充国在边郡屯田，都使用驻军。建安元年，曹操在许下屯田，得谷百万斛，后推广到各州郡，由典农募民耕种，军民同屯，曹操的民屯不仅使曹魏强盛，也为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一则使大批荒田得以开垦，二则又便于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，获得高产。西北有大批荒田无人耕种，有的甚至几十里内不见人烟，屯田条件这么优厚，我们也可以借此备些粮草，为进军新疆做些准备。也可以减轻些民众的负担，为国分忧。这是上等的好事，我们进驻西北，不光是为打仗，还要为西北的发展做些促进作用。”

众将领不语。

左宗棠接着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不愿放下架子，以为有战绩，可以居功自傲，对屯田不屑一顾，这就错了。我们都来自农家，父母兄妹还在家里耕种，不能忘了老本。一边屯田，一边练勇，这是目前的根本，回去后，照我说的做吧。”

众将领领命走了。

兵事刚过，陕甘还是个烂摊子，要整治比较难。各省督抚、地方官员许多施政都不合时宜，左宗棠每天能收到许多地方官员的条陈上书，大多都交给虞绍南处理。批文调停，把虞绍南忙得晕头转向。有天，虞绍南对左宗棠说：“季高，你心在新疆的军情上，干脆上个折子，把陕甘总督让给我算了，我每天行的是总督之事，却无总督之职，亏透了。”

左宗棠哈哈大笑：“只怕真把总督给了你，你早溜了，这责任一大堆啊。”

虞绍南也笑道：“这官真不好当，还得担风险，当好当坏都不一定有好下场。”

左宗棠听他这么说，便说道：“听你此话，是有所指吧？”

虞绍南说：“我还是为那个赵履祥叫屈啊。”

原来，赵履祥是留坝厅的县丞，为官不贪不占，清清贫贫，在民众中没有落下骂名，却叫左宗棠巡视时，给当场罢免了。

那次，左宗棠巡视留坝厅，看到到处是破败的民房和贫穷的民众。他看了留坝厅的土地，不算太劣，还荒了不少地，贫穷的民众中竟然还有兄弟俩人合娶一个妻子的。左宗棠大怒，去县衙见县丞。

留坝厅县丞赵履祥一听是总督到了，慌忙出来行大礼迎接。左宗棠一看这个赵县丞，心里就不悦。赵县丞一脸忠厚相，居然还穿着有补丁的官服。

左宗棠问赵履祥：“你为何这般寒酸？”



赵答：“本县贫穷，以俭朴为本，是下官的原则。”

左宗棠顿生反感，还俭朴呢，一个县丞穿着带补丁的官服，让民众兄弟俩人娶一个妻子，看来此人没有什么能力。

叫人一打听，果然乡丁反映，赵县丞常年累月如此，不抓不管，不贪也不占。

左宗棠又问赵履祥：“你为官清廉，也不想法施政，为什么这样？”

赵答：“为官清廉是做官之本，不设法施政，是不得罪民众。”

左宗棠一听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那么，你是个好官，老好人了？”

赵说：“这是我的为人根本。”

左宗棠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过了会儿才说：“赵履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说是有一个人世上不学坏，也不使好，一生平静，死后，到阎王爷那儿去报到，阎王爷让他下地狱，他不服，问阎王爷为何叫他下地狱，他应该上天堂才对。阎王爷说：‘你不好也不坏，枉在人世走了一遭，白浪费了一生光阴，就是罪过，因为你违背了人的善与恶的天性，是大罪，应该下地狱。’你觉得我讲的故事有没有道理？”

赵履祥直愣愣地看了左宗棠半天，才答：“我懂了，听凭大人处置。”

左宗棠说：“那么，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赵答：“我做人原则不能变！”

左宗棠气恼地说：“赵履祥，你等着罢官吧，我不能叫你这样顽固不化的人把一个留坝厅害了。”

赵履祥不气恼也不申辩。

过后，左宗棠参奏了赵履祥，更换了县丞。

这事在陕甘各州府掀起巨大波澜，大小官员纷纷上书总督衙门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无非是说赵履祥为官清廉却没落个好下场，比起那些贪官污吏，一个没甚政绩的老实县丞，何罪之有？

左宗棠推开案头的一大堆条陈，叫亲兵都力当废纸送到伙头军那里烧了。

虞绍南忙拦住怀抱条陈的都力，对左宗棠说：“季高呀，这样不好。”

左宗棠怒道：“有什么不好？一帮子糊涂官，竟来质问本督，没有一点儿脑子。”

虞绍南说：“赵履祥的事，是有些屈啊。”说着，感慨万端地叹了口气。

左宗棠更加气恼，对虞绍南说：“绍南，连你也想不通吗？从一开始，你就劝我别太绝，连你也犯糊涂了！对于赵履祥这样的行尸走肉，为官一任，不造福一方百姓，唯唯诺诺，自恃清廉，却不勤政，受害的是民众，是朝廷。你想想，他吃俸禄，置黎民百姓于贫穷、愚昧之中，这样的官员，能称职于父母吗？父母者，天降大任于斯，是为子民谋幸福，解决衣食住行，而不是置子民疾苦于不顾。只为自己的清名

着想,这样的官其实最可恨。”

虞绍南不语,默默地站着。

左宗棠火气消了些,顿了顿,又说道:“老实、本分、安于现状、与世无争不是为官之本,这样的人只适合回家种他的一亩三分地。赵履祥的确有些屈,比起那些贪官来,他是委屈。但我绝不容忍他这样的人耽搁一方黎民百姓。至于那些为官不清、不廉者,本督也绝不轻饶,见一个杀一个,只要我还是总督,就容不得谁多吃多占,也容不得谁不勤施于政,当混混子。”

虞绍南听到这里,对都力挥挥手,叫他抱着条陈出去了。

左宗棠这才坐下,对虞绍南指了指椅子,示意他也坐下,接着说:“绍南呀,我这样做,是我的职责所在,你应当有同感。现在新疆落在列强手里,边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当务之急,是等朝廷降旨进军新疆,如果一旦那天来临,陕甘将是西征大军的后盾,偌大粮草要靠这里筹措,战事一紧,后方如果都是些赵履祥这样的草包,能有保障吗?”

虞绍南点点头:“季高此言甚是,我只看眼前,惭愧呀。”

左宗棠哈哈一笑:“你那心思,当我不知?是怕坏了我的官名,连清廉的官也罢,日后留下骂我的把柄。”

虞绍南摇摇头,不置可否地一笑:“我只有为那个赵履祥叫屈的份儿。”

左宗棠说:“他屈什么?屈的应该是我等,后人肯定不会对我的这种做法苟同的。但为了黎民,为了即将西征的大军,留下骂名,又何妨呢。”

两人相视,突发大笑。

笑毕,左宗棠说:“绍南,现在开展军屯民屯,问题肯定不少,你我得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,尤其是军民之间的关系,重之又重,现在朝廷不明确西征的决策,驻军一久,难免与地方发生矛盾,屯垦的事一展开,唇齿相碰的事儿就多了。”

三

果然,时隔不久,河西走廊东起武威,西至张掖,有几个州县上书,告蜀军记名提督、副将徐占彪的劣行。

左宗棠看着一封封告状书,大怒,遂唤亲兵都力,请虞师爷来。

虞绍南忙赶来,见左宗棠一脸怒容,情知有要事,便不去点左宗棠的火,拿起他手头的文书翻看。

看毕,虞绍南脸也阴了:“这太不像话了。”



左宗棠怒气冲冲地说：“岂止这些，我敢说，三军之中徐占彪之流甚多，只是不知道罢了。绍南，徐占彪部夜入民宅，抢劫强奸，骚扰地方官府的事，一定要严加查办，这事由你去督办，徐占彪是刘典的部属，具体由刘典查明劣迹，严惩不贷。”

虞绍南领命，传令给陕甘军务帮办刘典。

刘典当即派人到武威、张掖去查徐占彪部的所作所为。

半个月后，事情查明，徐占彪部属十二个营，在驻武威时就向地方上勒索了不少财物，名为军饷欠发，要稳军心，就没有严明军纪，部属骚扰了不少黎民百姓。

张掖，是号称甘肃“金张掖，银武威”的膏腴之地，徐占彪部在驻张掖途经高台时，见到乌鲁木齐提督成禄。成禄不去乌鲁木齐上任，却盘踞在千里之外的金张掖，自认为是高明之举，就对徐占彪吹风，越往西走，越荒无人烟，不如在此地过几天好日子。

徐占彪本是个贪财之徒，只因打仗还算勇武，才居功提升，听成禄这么一说，鬼迷心窍，便对部下放松纪律，任其胡作非为，他睁只眼闭只眼，光顾贪占。

张掖地区民愤极大。刘典听其汇报后，大怒，将徐占彪副将一职罢免，又要参掉徐占彪的记名提督，报总督衙门，要将徐占彪及其营官斩首示众，以明军纪。

虞绍南到左宗棠跟前给徐占彪诸人求情。进军新疆，恶战在即，需大量能征善战之将士，可免其死罪，将功折罪。

左宗棠准请，徐占彪诸人感恩戴德，日后果然痛改前非，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，立下功勋。

在处理徐占彪一事上，左宗棠发现了更为恶劣的一个败类，即成禄。

左宗棠即派人前去高台，暗中调查成禄的所作所为。又对成禄这几年违背朝廷旨意，与朝廷周旋的卑劣行径的材料，作了整理。一整理，左宗棠发现，成禄这个满族旗人，可恶至极。

原来，在同治六年，朝廷命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进驻哈密，为驻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规复乌鲁木齐办粮道。六七年来，成禄始终畏怯，以粮运不断，卸过关内镇道，滞留高台，摊捐入粮，擅作威福。

同治九年，阿古柏匪帮侵占了乌鲁木齐，新疆形势万分吃紧，朝廷严令成禄出关，增援督办新疆军务的景廉。成禄置若罔闻，视陕甘总督也为若有若无，不受节制。当时，左宗棠一心平战乱，也没多过问，成禄就滞留高台，在高台克扣军粮，截留景廉所部粮饷，使景廉也有了“有军无粮”的借口，滞步不前，置新疆安危于不顾。

左宗棠气愤至极，要拟本参成禄这个败类。